



杜詩

投贈

江閣寄

九

~18
884
19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十九

投贈 古詩一首 律詩六首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鶴曰此詩前



公以開元二十四年預京兆貢舉而不第遂困長安故云早充觀國賓旅食京華春至天寶六載玄宗詔天下有一藝者赴轍下公自東都歸應詔而林甫忌人斥已建言乞先下尚書省試遂無一中者公由是退下故云主上頃見徵青冥却垂翅末云况懷辭大臣公明年果又有東都之遊也

紉袴不餓死 儒冠多誤身

紉衣也 紉曰前漢班氏叙傳班伯與王許子第為羣在於綺襦紉袴之間非其所好也莊



沛公曰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前漢酈食其傳
冠溺其中慶弼曰純袴謂貴遊子弟之服不
餓死謂濫啗爵賞也然餓之義有二絕粒曰不
薇而食不食祿亦曰祿正此餓也且儒冠豈能誤
身甫蓋有激而言也按集甫有贈鮮于京兆
詩曰有儒愁餓死又贈鮮于詩有曰儒術誠
難起有草堂詩曰武夫勝腐儒又送揚判官
曰儒衣山鳥恠者皆歎武夫得志傷儒道之
不振也蓋軍興之際山鳥見儒衣猶且恠
駭甫以此時唯以文儒為務得不誤身乎恠
入試靜聽賤子請具陳阮曰悲憤具見起
人吉註丈人嚴莊之稱也夢弼曰丈人指韋
丈也賤子謙辭甫自稱也甫欲韋丈靜聽具
陳其所不遇之意也後漢樓護傳王邑居
尊下稱賤子上壽蕭太后奪禮表具東茲啓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深曰賈誼洛陽年
少趙曰易觀國之

光杜用賓于王彦輔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

神批此語本誇大但得破字總言近萬○趙

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中著一破字則字

著力而新奇矣希曰北史崔瞻傳不讀五千

卷無入此室今謂破萬卷而下筆有神正用

此意師曰破萬卷謂識破其理如中庸曰君

子之道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

大抵人誰不讀書識破其理者寡矣故孔子
曰默而識之甫既識破萬卷之理縱橫妙用
無施不可故下筆之際如有神異也蘇曰仲
舒荅策下筆賦料揚雄敵慶曰前漢揚雄
疑有神助賦甚麗雄好詞詩看子建親批料他人不
賦每作賦擬相如詩看子建親能敵看惟有不

○子建或近下又用同時前輩二人英氣橫出
○詩曰魏曹植字子建善屬文著責躬公讌
等詩曰鍾嶸品子建詩云源一石子建獨得八斗
辭彩華茂超越今古卓爾不羣故云於詩言
親子建親字親近之親親子建者言與之近
也彥輔曰杜於詩賦蓋以二人為準鶴曰考
公進鵬賦表云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十四載
矣千有餘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
先鳴諸子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揚雄枚
臯之流庶可及故此詩亦云賦敵揚雄詩
親子建然所謂千有餘篇李邕求識面師曰唐
所今已不可盡見惜哉李邕求識面師曰唐
才名後進尚慕求識其面以至道塗聚觀傳
其眉目有異夢弼曰唐新書甫少貧不自振
客齊趙吳越間李邕王翰願卜隣師曰一作為
奇其才先往見之

文士也杜華嘗與遊從華母崔氏云吾聞孟
母三徙吾今欲卜居使汝與王翰為隣蓋愛
其才故也甫以文章知名當世士大夫皆想
慕之故以李邕王翰自比彥輔曰左傳惟隣
是卜邕而有識面之求以王翰而有一時之
願則公之名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古詩
重於時可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伊尹
何不策高足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伊尹
先據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伊尹
致君堯舜又魏杜恕此意竟蕭條行謔非隱
舉明主於唐虞之上此意竟蕭條行謔非隱
淪師曰挺者特也譬顯達也官有清有要清
而不要則無權要而不清則拘於俗既清且
要乃為美官甫方召試文章以清要自期必
謂特出登于要路津豈期授以河西尉故此
意寥寂不獲致君與澤民也隱淪者隱逸之

士也甫既不見大用辭河西尉又不能隱居
 林下其貧賤如朱買臣負薪行歌於路必為
 隱淪之徒所非議矣趙曰列子林類年且百
 歲行歌拾穗張湛註云古之隱者也舊註却
 引朱買臣行歌道中負薪乃窮困悲歌耳與
 非隱淪之意不相接隱淪字出桓譚新論曰
 天下神人五一日騎驢三十載師曰驢賤者
 神仙二曰隱淪或騎驢則跨驢而已彥輔曰後
 漢獨行傳向相或騎驢入市彥輔曰後
 一任交情陶潛閑居三十載死旅食京華春定功
 文帝與吳質書旅食南館朝扣富兒門朝
 郭璞詩曰京華豪俠春朝扣富兒門朝
 遙切早也扣去苟切擊也夢弼曰暮隨肥馬
 鮑照詩結交多貴門出入富兒暮隨肥馬
 塵殘盃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朱曰顏氏家訓

稱譽見役勲貴處之下座以取殘盃冷炙之
 辱戴安道猶遭之况爾曹乎蘇曰吳起嘗嘆
 曰丈夫兒事未濟甘師曰京師山林焉能逐浮薄
 子苟冷炙殘盃焉師曰京師山林焉能逐浮薄
 春月貴遊相追逐繁絃脆管無處不有甫獨
 菽食于此其寂寞可知故朝扣富兒門整刺
 求見暮則隨其後塵為當朝士夫所薄如此
 惟待以殘盃與冷炙深使人暗地抱辛酸也
 主上頃見徵師曰徵欵然欲求伸夢弼曰欵
 貌易係辭尺蠖也青冥却垂翅蘇曰李斯曰丈
 之屈以求伸也青冥却垂翅蘇曰李斯曰丈
 取富貴易若舉盃何青冥之翮與鸚共垂翅
 乎宋曰後漢馮異傳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
 翼澠踏蹬無縱鱗切失勢勢曰踏
 池踏蹬無縱鱗切失勢勢曰踏
 窮波王褒聖主得賢臣甚媿丈人厚甚知丈
 須沛乎若巨魚縱大壑甚媿丈人厚甚知丈

人真

批入得磊落○補曰厚言其相待之厚如後漢書云所以慰籍之甚厚真言其

懷抱之真如莊子

每於百寮上

尹曰史相國位諸侯王百

上察之

猥誦佳句新

補曰誦佳句於同寮竊效是時公已召試賜言

貢公喜

朱曰貢公貢禹也前漢王吉傳吉字子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

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

修曰劉孝

難甘原

憲貧

朱曰史記仲尼弟子傳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憲攝敝衣冠

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丟終身

恥其言焉能心快快

朱曰韓信傳居常快快之過也

補曰吳越春秋吳王僚之母謂王曰

祗是走

跋跋

鄭曰跋跋行走今欲東

入海

朱曰語曰乘桴浮于海又曰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語如此非真有即將西去秦

師曰山東憑海

東海之役也長安即秦地甫欲通山東故云西去秦

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

朱曰終南山長安

言在天之中都之南言長安之境曰南有文灞素澗北有清渭濁

海尚曰終南與渭水皆秦地山水甫將東入

常擬報一飯

朱曰史記范雎傳一飯之恩必

古人一飯之報况懷辭大臣

補曰以一飯之

之報宣子况大臣相如何不獨白鷗沒浩蕩一沒
但波上沒字本不知波字之趣萬里誰能馴
此起結皆不可慨然非乞怜語也韋自知杜
止如悲壯未衰○**布**曰離騷註云浩猶浩
出沒波間而我之無所繫著自見矣**夏**曰
馴松倫切從也**宋**曰顏延年詠愁中散詩曰
鷺翻有時鍛龍性誰能馴東坡志林淵明採
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
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
南山子美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
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
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
師曰甫無官守言責其進退綽綽然有餘裕
真若鷗在浩蕩之波去來自得誰能馴狎哉

王荆公常以波字為沒字其謬甚也鷗善游
沒何必獨言沒耶如前輩諸公因舉杜詩身
輕一鳥過之句**坐**過字之為渾成也則知
言下或言疾竟不似過字之為渾成也則知
沒浩蕩亦不知波浩蕩之自然范元實詩眼
云山谷謂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
原道命意曲折後予以此繫考古人法度如
子美贈韋左丞詩云統袴不餓死儒冠多誤
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耳
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風俗淳皆言儒冠事
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踏蹬無縱鱗言誤身
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故已有是詩矣然必
言其所見韋者於是厚愧真知之句所
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
不當徒愛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竊效
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
也故曰焉能心快快祗是走踈踈又將入海
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

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然所知不可以
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况懷辟大臣夫如是
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韋亦不得而見矣
故曰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刷終焉此詩前
賢錄為壓卷其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
廳堂房舍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
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它皆謂之變體可也
又云詩有一篇命意有向中命意如老杜上
韋見素詩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
運送不思去之考則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
渭濱其道欲與見素別則曰常擬報一飯况
懷辭大臣此句中命意也蓋如此然後頓挫
雅高

上韋左相二十韻

此詩乃初拜同中書門下平章時投之
題或後來追書天寶十三載在長安作

鳳曆軒轅紀

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
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註鳳
鳥知天時故以名曆正之官史記曰黃帝名

軒轅日月星辰之數所以

龍飛四十春

以喻君易

乾卦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至天寶十一載四十年也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荒開壽域

氣轉洪鈞

批須相業多矣未有如此軒豁快
庶於仁壽之域
元之氣運轉洪鈞以陶成萬物遂使八方荒

憶老臣

其遺風餘烈至今人思憶之故以傳
遠之民咸躋于仁壽之域
也張茂先詩洪鈞陶萬類霖雨思賢佐丹青

說漢臣為喻也。宋曰：書高宗命傅說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漢趙充國傳：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揚雄，即充國圖像而應圖求駿馬。子果曰：此謂像父而求其相也。趙曰：魏曹植獻文帝馬表曰：臣於先帝世得大宛紫騮馬一疋，形法應圖。宋曰：梅福猶欲以伯樂之圖求駿，當世之士，驚代得騏驎。日騏驎曰：騏驎，喻見素也。張揖漢書音義曰：雄獸也。牝曰騏驎，其狀麋身，牛尾，狼蹄，一角，何法盛證祥記：騏驎者，毛虫之長，仁沙汰江河濁。官獎清廉而去貪濁也。北史：新雄為尚書郎，會沙汰郎官，雄與羊調和鼎鼐新。鄭曰：鼎，乃琛等八人，俱見留也。

言為相也。說命：若作和羹，用汝作梅。釋器云：鼎，絕大者，謂之鼎。漢帝詩：宣帝即位為丞，相范叔已歸秦。宋曰：范，字叔，更名為秦，張祿入秦，昭王說之，拜為客卿，封應侯，相秦。漢曰：言見素之父，秦先仕，隋後歸唐，故以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

倫為漢相，今見經言：韋賢父子亦然也。宋曰：韋賢，兼通禮尚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位至丞相。豫故鄒魯，諺曰：遺子玄，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豫樟深出地，滄海闊無津。宋曰：豫樟，大木也。喻見素宗枝之茂，慶北，斗司喉舌。宋曰：見源之長，有如此也。

入蜀詔兼左相，天寶中為兵部尚書。宋曰：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斗也。北，斗也。

北史

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東方領

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東方領

搢紳師曰書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持

衡留藻鑑師曰侍郎銓選平允故云為吏聽履上

星辰尚書故云聽他經反聆也見素時兼兵部

上雲霄也宋曰漢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

數求見諫諍上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

我識鄭尚獨步才超古步曰曹植曰仲宣獨

書履聲步於漢南宋曰任昉

曰勲遂餘波德照鄰一作餘陰照北鄰余曰

超古君聰明過管輅公曰魏方伎傳管輅字

晉國也聰明過管輅公曰魏方伎傳管輅字

之地理變化之數徐州號為神童師曰天寶

文地理變化之數徐州號為神童師曰天寶

十五載八月肅宗立改元至德十月丙申有

星犯昴見素言於肅宗曰昴者胡也祿山將

死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

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乃其時也

及祿山死日月皆不差今見素所言如此故

曰聰明尺牘倒陳遵批遵長尺牘與驚坐倒

管輅善書札惜乎史氏不書於傳因公詩見之倒

之化善書札惜乎史氏不書於傳因公詩見之倒

猶傾服也按前漢游俠傳陳遵字孟公略涉

傳記贈於文辭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

榮為豈是池中物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來席上玳無已日記儒行儒有

廟堂知至理補註坐廟堂之上

知至極之理也風俗盡還淳相之能事畢

矣才傑俱登用時登庸註庸用也愚蒙但隱

淪夢曰公自謂病肺不堪求仕但隱淪山

俗追還復古之治也鮑照詩孤賤長隱淪長卿多病久展兩反公

字長卿常有消渴病相如子夏索居頻索昔各

切蕭索也公又以自比也禮檀迴首驅流俗

脫去其累也孟子同乎流俗生涯似眾人

曰言貧賤與編民等也莊子養生主篇其

生也有涯揚子學行篇賢人則異眾人巫

咸不可問雖貧賤多病猶能安於分命莫肯

扣問斯人而有覬覦之心也按書序伊陟贊

于巫咸說文巫祝也古者巫咸初作筮朱曰

人生有死存亡禍福壽夭鄒魯莫容身甫自言曰

齊厄於陳蔡不容身感激時將晚日傷

於天下豈足貴耶蒼茫曠遠貌言清興之為

茫興有神迢遠如有神皆感激之所致也為

公歌此曲涕淚在衣巾

贈韋左丞丈濟公自註濟之兄洹亦為

七載韋濟為河南尹遷尚書左丞今詩

云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即是其年

作夢曰按唐書韋思謙高宗時為尚

書左丞子承慶嗣立武后時嗣立代承

慶為鳳閣舍人承慶亦代為天官侍郎

嗣立二子洹濟洹終陳留太守濟天寶

中授尚書左丞三世並為省轄世罕其比

左轄頻虛位

修曰：唐大典左右丞掌管轄

左丞得彈奏八座，故傳成云：斯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後人用左轄義起於此。

年得舊儒

傳曰：皆以紀章丈也。鶴曰：濟本

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

成曰：漢章賢及子末

相時議歸前列

兄弟是前輩為時議所歸也

天倫恨莫俱

此悼韋洹之卒也。鵠原

荒宿草

箋云：雖渠水鳥而在原，失其常處

猶兄弟之於急難，檀弓曾子曰：朋友之墓，有

宿草而不哭，註宿草謂陳根也。趙曰：惜其一

鳳沼接亭衢

美有前弔後賀之意

而讀之亦自可傷。○朱曰：晉荀勗自中書監

遷尚書令，有賀之者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

賀耶？中書凝邃，晉人比天上鳳凰池。趙曰：濟

有客雖安命

莊子曰：甫自謂也

表容豈壯夫

肥曰：謂以窮達而

家人憂几杖

者所憑杖

甲子混泥途

批自謂

老者所扶持也。家人憂甲子混泥途，用事不

其老也，故借言几杖。甲子混泥途，用事不

用事。○朱曰：襄三十四年，傳絳縣老人曰：臣生

孟召而謝過焉，曰：使吾子辱，不謂矜餘力。

在泥途久矣，乃武之罪也。不謂矜餘力。

日論語行還來謁大巫。琳曰：吳志張紘傳：陳

上詩一

於大巫神氣盡矣夢歲寒仍願遇日暮且踟

蹶宋曰暮謂暮齒也漢書日暮途遠老驥思

千里宋曰魏武樂府云老飢鷹待一呼楚人

日老飢如鷹待此一呼夢君能微感激亦足

慰捺燕一甫有折骨效區區夢拔也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蘇曰嚴武在蜀

甫醉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兒武怒甫徐

笑彌縫之武曰與公等言何至上及祖

公歸溪上在永泰元年正月三日而此

幕後詩多不樂處幕中然此後與嚴武
同賦詩尚多武死公尤惓惓益知註第
因史有是言云耳豈真東坡之言哉此

白水漁竿客世魚竿自比太公夢曰後

山海經白水出清秋鶴髮翁宋曰鶴髮言老

賦予老矣胡為來幕下祗合在舟中世仕宦

能決絕如此宋曰言體性疎散黃卷真如

律大曰言詩書青袍也自公宋曰詩自公

言不卑小官也夢老妻憂坐痺鶴曰痺卑利

補註痺卑利

病濕幼女問頭風平地專歌倒分曹失異同

謂曰言其散秩在府中所坐之曹不專其事而分之不知為異為同也希曰漢食貨志迺

痺頭風也言疾作則有分曹鶴曰此句承上坐

禮甘衰力就義忝上官通朱曰謂能容之於

指嚴武公在幕府矣疇昔論詩早趙曰與武論

矣光輝仗鉞雄朱曰仗鉞言寬容存性拙朱

公嘗斥嚴公父翦拂念途窮朱曰謂嚴武奏

名公不以為忤露衰思藤架朱曰詩

倍價翦拂使其長鳴露衰思藤架朱曰詩

遭漁者得之而直作鳥窺籠朱曰潘岳秋

興賦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趙曰上

之在網鳥之在籠也下西嶺紆村北南江繞

舍東師曰西嶺南江述浣花里之景也希曰

大江所出也竹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浪

鞞船應坼杯乾甕即空蘇曰蘇定戲友人曰

藩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夢弼曰此四聯甫

荒蕪而有歸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言性

雖踈散當束縛以酬知己年雖蹉跎周防期稍

杜詩十九

稍批信憂護大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啓昏歸

畫角終不成尋別業大觀指草堂也別業未敢息微

躬烏鵲愁銀漢意謂雖參幕府無以渡牛女甫

日愁銀漢駑駘怕錦幪味詩曰非其飾也憂彌日徐

錦幪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批即據槁梧而

異本語不足為法趙曰言如烏鵲之微力

不任於與河駑駘之蹇不足以被錦幪之飾

則所望於故人者幸全其物色而放令倚於

遂倚梧之適也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鄭曰鮮相然切

鮮于仲通也德曰按通鑑天寶十二載

正月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為國

忠刻額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詞則仲

通為京兆尹在十一年十一月國忠為

相後也詩云獻文待詔集賢院後作

宸當是公獻文待詔集賢院後作

王國稱多士味曰詩思皇多賢良復樂人趙

王者之國號稱多異才應間出世一作爽氣必

殊倫憂遜日謂茂異之才間世而生英爽之

始見張京兆宜居漢近臣味曰漢張敞字子

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

驊騮開道路憂曰驊騮其會遇之榮也穆天

鷓鴣離風塵

趙曰意氣自得非獨贈人以此也

喻其離力奮切去也

侯伯知何算

一作文章實

致身

足算也此言侯伯古之侯伯也

而鮮于之致身

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沈淪

趙

則實以文章也

惟其奮飛而晉擢徑超邁於官之等級故其

離去沉淪也易而不難如此或曰言京兆乃

脫略磻溪釣

望

操持郢匠斤

若蠅翼使匠石斷之匠石運

斤成風聽而斷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

雲霄

今已逼台衮更誰親

趙曰上公應天上三公一命衮

故得稱衮也

鳳穴雛皆好

鮮

諸子必見擢為公相也

龍門客又新

交後漢李膺性簡亢無所

師友被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義聲紛感激敗

績自逡巡

然感激之多而我之敗績則自

年傳不進耳

途遠欲何向

主

父偃謂日暮途遠喻人之衰老

天高難重陳

也甫以年老更欲何所向乎

詩猶孺子

詩不遇小子謂小子之學耳

士詩

十五

何莫學 鄉賦念嘉賓 念一作忝 鹿鳴燕嘉賓

也 不得同晁錯 晁錯曰晁正作鼂 馳遙切 錯

文帝二年 詔舉賢良文學 高第 吁嗟後邾詵 邾詵曰邾

乞逆切 詵時臻切 朱曰邾詵曰臣舉賢良對

策為天下第一 猶桂林一枝也 鶴曰舊史云

公舉進士不第 故不得如晁錯 邾詵之擢第

考公壯遊詩云 中歲貢舊鄉 贈韋左丞云 早

得鄉舉 故云 計踈疑翰墨 朱曰公有詩云

疑時過憶松筠 悲○題曰言時已過矣 則

思隱於 獻納紆皇眷 中間謁紫宸 都賦序言

侍從之臣 朝夕論思 且隨諸彥集 別賦金闈

諸彥 方覲薄才伸 覲曰覲几利切 幸也 獻納

彥 賢殿命宰相試文章 且隨諸彥集 謂落筆

破膽遭前政 朱曰劉陶傳關東破膽 陰謀

獨秉鈞 朱曰子美對詔意本望高選而為林

以上疏 璽房瑋為當權 微生霑忌刻 微生甫曰

自謂 萬事益酸辛 交合丹青地 息傾雨露辰

而愁 餓死者以時所不容也 朱曰丹青地指

言公卿之地也 鹽鐵論有儒愁餓死早晚報

平津 朱曰東方朔傳臣朔欲死公孫弘為

丞相封平津侯 身食一肉 脫粟飯 故又

賓客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補曰公獨餓死為愁所損者在鮮于京兆如公孫以故人賓客仰給衣食焉

奉贈太常張卿均二十韻

均補明皇時說在中書均自翰林學士均亦供奉翰林均均俱能文也補掌絲翰之任此篇養美其父子兄弟也補曰按舊史帝紀天寶十三年三月均由憲部尚書貶建安太守還為大理卿均之弟均却以太常卿貶盧溪郡司馬歲中召還再遷為太常卿兄弟均皆在十三載今詩當是與均均尚主多留禁中所以冀其援引詩始作於十載舊註非作是詩公方進賦後

方丈三韓外

補曰前漢郊祀志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渤海中魏志三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有三種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故曰三韓

萬國西補荒服之外流岷嶓之內建標天地闊補天台賦赤城詣絕古今迷補絕言其出使荒遠霞起以建標

猶立柱彷彿其持節之意氣得神仙迴息承未易諭耳舊註皆誤建標氣得神仙迴息承

雨露低補書均弟均以此想像出塵補曰按唐於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賞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均亦供奉翰林均嘗以所賜示均均戲謂均曰此婦翁與女婿非是天子與學士也

唯張均父風道骨者始能遊且承恩寵也此指言張均父子補曰詩蓼蕭註雨露者天所潤

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為遠不及也補曰此指指言張均父子恩澤不為遠不及也

指言張均父子恩澤不為遠不及也補曰此指指言張均父子恩澤不為遠不及也

奉翰林去天相門清議衆趙曰張洎父子故曰相門

儒術大名齊魯曰洎張說之子軒冕羅天闕

宋曰均洎俱能文說在中書兄弟皆琳琅識

介珪名琅玕石而似珠詩崧高錫爾介珪以

則識張卿為介珪矣介珪大珪也伶官詩

必誦夔樂典猶稽宋曰伶官樂官而善焉故後世號

卿樂官為伶官也書后夔典樂事太常健筆凌鸚

鵝宋曰後漢橋衡字正平有才辯在黃祖座

銛鋒瑩鸚鵡鸚鵡水鳥也膏中瑩刀戴嵩度關

此山詩云劍瑩鸚鵡膏友于皆挺拔宋曰友于

黃曰昔人均洎兄弟之貴且有勲業也藝苑雌

諸黎民為周餘子孫為詒厥新昏為燕小類

非徇俗之過耶子美云山鳥山花吾友于又

云為汝惜居諸後漢史弼傳云陛下隆於友

于不忍恩絕曹植求通親親表云今之否隔

尤于同憂晉史贊論中此類公望各端倪宋

公望各有所歸也夢弼唐曰言均瑄兄弟負公

兄子王導謂驥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于

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莊子

本宗師篇反覆終始不知通籍喻青瑣宋曰

倪註端緒也倪畔也

乃得入也青瑣戶邊青鏤尺制也
紫泥宋曰信重六重塗也後漢志漢舊儀曰靈

虬傳夕箭鄭曰虬居幽切無角龍宋曰銀陸

趙之體以龍承之也物歸馬散霜蹄皇曰莊子馬

能事閒重譯宋曰前漢平帝紀越裳重譯

及遠黎宋曰揚子或問忠言嘉弼諧方一展

班爵之義師適越空顛躓宋曰莊子逍遙篇

詩亦有梁宋遊是也今公雖為右率府胄曹

則復欲展弼諧於張卿而班列次序之不可攀

分是醯鷄宋曰莊子田子方篇孔子見老聃

泛無休日宋曰公自桃陰想舊蹊蹊音奚

趙 徑道也 **深** 曰李廣贊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趙** 曰公言其想舊蹊之桃李陰乃懷念舊日見

知之 **吹噓** 人所羨 **騰躍** 事仍賤 **碧海** 真難涉

朱 曰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一面萬里太帝之宮太真東主君所治之地 **青雲**

不可梯 **曾** 曰謝靈運詩共登青雲梯 **趙** 曰至

碧海梯青 **顧深慙鍛鍊** **趙** 曰張景陽七命曰

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註云鍛鍊刻苦成材之

義此言張卿恩顧我雖深而自慙鍛鍊之未

爾 **才子辱提携** **趙** 曰公自言才能之 **檻束哀**

猿叫 **朱** 曰淮南子置猿檻中巧捷

施其巧猶甫見制於小 **枝驚夜鵲棲** **朱** 曰魏

人而不能聘其才也 **樂時陪**

府云月明星稀鳥鵲南飛繞樹三匝 **樂時陪**

無枝可依 **夢** **趙** 曰言不安其居也 **樂時陪**

羽獵 **趙** 曰孝成帝羽獵而揚雄從焉幾時 **應**

指釣璜溪 **夢** **趙** 曰璜胡光切說文半璧也 **呂**

意於張卿之薦已也 **師** 曰太公年老見用今

甫亦有意于 **敬贈鄭諫議十韻** **鶴** 曰諫議大夫其名

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是也此詩

雖召試而莫有從而薦送之者梁權道

編在十一 **載為是**

載為是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趙曰為天子諫官

於作詩之義又早歲已有名者此專美之也下

不得名必善於詩破的由来事朱曰言詩句

破的也更翼謂謝尚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

先鋒孰敢爭健如射之中戰之勇也思飄

雲物外謂其一作動思俊逸超出乎雲物也趙曰

如文賦言神游律中鬼神驚修可曰詩律既

寄李太白詩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朱曰

物理故無遺恨才思浩瀚故如波瀾趙曰小

則心自慊慊有遺恨矣鶴注曰陸機文賦或公

龍見而有光如野人寧得所趙曰自此而下

人公天意薄批警浮生多病休儒服晏曰莊

方篇哀公曰舉真搜信客旌趙曰欲搜幽冥

指築居仙縹緲復趙曰言卜築欲住幽邃之

神仙縹緲旅食歲崢嶸復趙曰言歲之云暮

切高峻貌鮑明遠舞使者求顏闔復趙曰喻

見招也朱曰莊子讓王篇魯君聞顏闔得道

衣而自飯牛終諸公厭禰衡朱曰禰衡有才

時慢物曹操怒之送與劉表表恥不能容以
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後竟為祖
所殺夢弼曰以旅食之人諸公厭之如禰衡
焉衡初托曹公又托劉表又托黃祖此謂諸
公之所托也將期一諾重宋曰辯士曹立生謂季
斤不如得欸使寸心傾鄭曰欸許勿切暴起
季布一諾之地曰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曰
也徐庶指心之地曰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曰
以此方寸之地曰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曰
阮籍為步兵校尉率意命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寄簡上 古詩十七首

寄韓諫議註

山洞庭湖湘江韓註以諫為職直言陳
天下事代宗不悅貶岳陽註適意遊君

今我不樂思岳陽夢弼曰思身欲奮飛病在
床宋曰詩靜言思之不能羹人始始隔秋水
宋曰詩靜言思之不能羹人始始隔秋水
欲奮飛病在床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
作公是時抱病詩多言之梁權道以詩
謂美人娟娟隔秋水
有山棄人間事將為長往之計甫思之故
有此作宋曰詩云今我不樂思岳陽身
欲奮飛病在床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
作公是時抱病詩多言之梁權道以詩
謂美人娟娟隔秋水
西方詩人以美人比君子故詩有彼美人兮
隔矣濯足洞庭望八荒夢弼曰謂韓高傲
鴻
飛冥冥日月白夢弼曰鴻知去就喻賢者以
飛冥冥日月白夢弼曰鴻知去就喻賢者以
青楓葉赤天雨霜夢弼曰岸多楓當
人何慕焉

秋零落正是相思時節也朱日選詩曉霜楓
葉丹趙日鮑照詩第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

雁天玉京羣帝集北斗朱日玉京帝居北極為

至尊也夢日晉天文志北極五星北辰最尊

者元本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趙日建四時

而均五行人君之象號令之主趙日羣帝如

諸王三公之類以言天子五方之帝三十三

天之帝雖稱帝而於大帝為卑故稱羣帝也

或騎麒麟翳鳳凰朱日集仙傳天人降正妙

鳥是芙蓉旌旗煙霧樂夢日謂張樂於煙

也夢日芙蓉旌旗煙霧樂夢日謂張樂於煙

聚乎芙蓉影動倒景搖瀟湘朱日郊祀志登遐

上返照故其影倒也梁元纂要日光日景司

馬相如賦貫列缺之倒景趙日瀟湘言韓在

岳陽也夢日謂儀仗居日月之上光影搖

動湘江之水喻羣臣朝覲天子托以羣帝朝

也斗言星宮之君醉瓊漿夢日喻王子宴會

漿蜜勺實羽觴華羽人稀少不在傍夢日

酌既陳有瓊漿夢日喻王子宴會

人也喻韓註言其骨不凡或韓註不預朝覲

宴會足見其貶黜也不在傍言不在天子之

左右也趙日楚詞似聞昨者赤松子朱日赤

人號也神農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

時為雨師改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色

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色

難腥腐食楓香朱日漢張良其先韓人也高

遊乃學辟谷道引輕身呂后德其安太子乃

上詩十九
二十一

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
苦如此乎良不得已強聽而食宋曰鮑明遠
詩何時與汝曹豕腐共吞腥趙曰神仙傳壺
公令費長房敢溷臭惡非常長房色難之公
歎曰子不周南留滯古莫惜莫一作所周
得仙也南趙曰以太南極老人應壽昌莫史公留滯周
史公比之南極老人應壽昌註隱南方比
命卷云老人星嘆其不見也宋曰春秋元
之老人星嘆其不見也宋曰春秋元
命卷云老人星治平則見見則主壽美人胡
為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此此篇多渺茫
末竟不合○御曰欲得此美德之人貢之玉
堂以輔天子不宜隱於此也宋曰揚雄傳上
玉堂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此當
是用揚雄傳中字雖然玉堂本出黃庭經所
謂玉堂絳宇
盡文宮是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

蘇渙侍御鶴曰裴虬為道州刺史即大

大曆四年在潭州
作時蘇侍御在潭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蘇曰王

遠郊一月之中得親知書僅成一束但虛詞

寒溫而已空煩眼力使人厭接又倦回趙

日古詩云客從南虛名但蒙寒暄問泛愛不

方來中有尺素書謝曰晉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

救溝壑辱謝曰晉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

而邑孟子云志士不忘在溝壑謝曰泛愛

謂朋友之書禮數雷同但止於寒溫之間故

救溝壑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

途哭

飲已而楚相亡璧儀傳儀遊說諸侯嘗從楚相

儀曰日不服妻舌尚在不妻笑曰舌在儀曰足矣

遂入秦見惠道州手札適復至音義札木簡

之薄小也時未多紙長要自三過讀張一作

三過五抄盈把那須滄海珠關立本謂狄仁

傑曰君可謂入懷本倚崑山玉書勝珠之盈

把倚裝如崑山玉也晉郤詵對策為

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余謂滄海

珠崑山玉皆喻撥棄潭州百斛酒厨中貯酒

數百斛漢書曰荆州記長沙有鄴湖周四三

里取湖水為酒至極甘按集有曰夜醉長沙

也酒是燕沒瀟岸千株菊紮有所懷思不暇飲

燈燭日煩兒孫者煩其侍立也趙憶子初尉

永嘉去鄭曰永嘉温州縣紅顏白面花

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使侯印則封侯矣

曰文帝紀註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

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

謂郡守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

與之又按百官表諸侯王金璽紫燕綠耳行

甚速趙曰言初為尉之少年而材之俊逸紫

燕文帝良馬列子周穆王駕八駿之馬

符侯印取之師曰道州負超逸之才其視乎聖

朝尚飛戰鬪塵濟世宜引英俊人冠子德百

人者謂之英德萬人者謂之俊黎元愁

兵革未息宜薦才引士以濟斯世也黎元愁

痛會蘇息夷狄跋扈徒逡巡授鉞

強梁也言聖朝得其人則民安寇平雖授鉞

築壇聞意旨將帥之事也晉禮志漢魏故事

遣將出征授節鉞於朝堂漢高祖築類網漏

壇拜韓信聞意旨言當與此事也類網漏

網期彌綸刑彫弊賴裝道州經綸以裨補之

郭欽上書見大計郭欽上疏言戎狄強獲歷

世為患今西北方戎狄雜居恐百代之後為

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

防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劉毅答詔驚羣

臣宋帝對曰晉武帝嘗問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

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公府叱下

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知也帝大笑

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他日更僕語不淺日

今朕有直言固為勝之他日更僕語不淺

儒行孔子對魯哀公曰遠數之不能終其物

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註僕大僕也若

燕朝則正立掌擯相更之者明公論兵氣益

為父將倦故使之相代也

振鄭人切振傾壺簫管黑白髮言得書而愁去

白髮儻劍霜雪吹青春項莊舞劍宴筵曾

再黑髮儻劍霜雪吹青春項莊舞劍宴筵曾

詩十九

語蘇季子後來傑出雲孫比趙曰蘇季子蘇

立傑出爾雅七世孫曰雲孫此秦也徐輝傳角

以言蘇侍御為季子之雲孫也茅齋定王城

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趙曰定王城在潭州

鶴曰茅齋蘇所居楚老公市北肩輿每聯袂

徒每出肩輿數十至止連袂牽車飲酣自若

郭南抱甕亦隱几抱甕曰郭南謂定王城之南

漢陰丈人抱甕而灌畦莊子無數將軍西第

成宋曰衛青傳上為青治第令視之曰匈奴

西第須頰為正直所蓋舊註引衛青治第事

非是鶴曰此借以喻諸將平安史之亂各於

其功於京師置大第也漢有東第北第西第

皆因其地云如相如傳所謂東第師古曰居

北第以之東賜夏侯嬰早作丞相東山起晉曰

安起於東山趙曰班固曰山東出相舊註鳥

引謝安事非是公亦何拘於西對東邪鳥

崔嵬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宋曰鳥雀

蛟龍退藏甫自喻也蘇曰漢末兵戈蠅起鹿

門隱公嘆曰秋稔菽粟鳥雀甚肥而鸞鳳何

悴焉又鮑宰云鸞鳳棲荆文蛟龍蟄寒水言

小人昇騰君子淹滯不見用也趙曰上句以

比無功受祿下句又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

部曲終日死趙曰傷時干戈之未息以引附

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

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傳公等碌碌

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并序

侍御渙靜者至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乃詩之序不當以為題合題曰大蘇

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以暮秋在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呈蘇渙詩考之

當是大曆四年潭州作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于江側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流忽訪老夫舟楫而已茶酒內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接對

明日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

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

倒於蘇至矣

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夏獨曰昔龐德公居峴山之南不應

州府辟命未嘗入城郭今蘇再聞誦新作突

過黃初詩魏文帝為太子時有七子從之游皆能詩如謝靈運江文通皆

擬其作黃初文乾坤幾反覆揚馬宜同時帝即位年號也

司馬相如揚雄亦蜀人也齊日言世代變遷而名終不歇可與揚雄相如

今晨清鏡中勝食齋房芝日清鏡指江上元封二年

生甘泉齋房歌云齋房產草九莖連葉夢日言讀漢之詩意味清新過於茹靈芝本草芝輕身延年不老通余髮喜却變白間生黑絲一作

變白為黑以通昨夜舟天接一作接一作湘娥一作湘娥一作湘娥

簾外悲通日湘娥謂通百靈未敢散通日言

誦詩而風破寒江遲通日破一作波通願乘長風破

萬里浪容齋三筆云杜子美贈蘇漢詩序云

誦新作突過黃初詩又有一篇寄裴道州并

呈蘇漢云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媿須人

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褒

重之如此唐藝文志有漢詩一卷云漢少喜

剽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白頭以此

莊踰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權辟從

靜繼走交廣與哥寄見反伏誅然則非所謂

帥其一曰養蠶為素絲葉盡蠶亦老傾筐對

空床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

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福亦

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其二曰毒

蜂一成長安高挂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

為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

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

幾讀此二詩可以知其入矣杜贈漢詩名為記異語意不與它等厥有旨哉

寄裴施州

通日春秋時巴國界秦昭王

按史裴冕廣德初充山陵使附李輔國

表輔國所昵術士劉烜充山陵使判官

烜抵法冕坐殿施州刺史按舊史大曆

二年二月戊寅以澧州刺史裴冕為左

僕射則是詩在宋泰元元年冬作蓋史云
刺施州止數月遂移澧州而由山陵使
坐敗在廣德元年九月丙申而此詩云
幾度寄書白鹽北苦寒贈我青羔裘故
定為在宋
泰元元年冬

廊廟之具裴施州朱曰潘安仁廊廟姿宿昔一逢無

此流此若無第三四句金鍾大鏞在東序朱曰

禮樂之所在也夏符曰詩鐘鏞以言至和所

自出東冰壺玉衡懸清秋此物色品目自得

此自別○朱曰氣宇之清徹也自從相遇減多病三歲為客

衡正文之器非清如玉壺冰書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玉

寬邊愁堯有四岳明至理義叔和仲和叔掌

四岳之漢二千石真分憂共理者惟良二千

石乎師曰甫以堯之四岳幾度寄書白鹽北

批漢之二千石比裴施州也苦寒贈我青羔裘趙曰白鹽夔州

書來夔又贈霜雪迴光避錦袖裘之美也蛟

龍動篋蟠銀鈎論草書狀婉若銀鈎晉索靖

蛇銀鈎皆字體也言所惠之書如龍蛇銀鈎

屈蟠交連趙曰今藏裴公銀鈎於其中所以

龍蛇動紫衣使者辭復命辭一作辟此其

復命不可解再拜故人謝佳政將老已失子

作辭字是

孫憂後來况接才華盛趙曰言我將老而免
之入相接有裝君謹
子才華之盛美矣

鄭典設自施州歸鶴曰六典典設局典
設四人從六品下掌

太子湯沐灑掃鋪陳之事裴冕以附李
輔國貶施州移澧州而大曆二年自澧
州拜左僕射則是詩當在求泰
元年冬作故詩云孟冬方首路

吾憐滎陽秀晏曰滎陽乃
鄭氏之郡也 冒暑初有適名

賢慎出處出處一不肯妄行役義而動也

旅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朱曰顏淵屢空
曰空去聲

謁裴施州師曰蓋以鄭子每乏是以南謁裴
施州亦以義動不肯妄行役也

氣合無險僻晏曰謂與裴義相投
攀援懸

根木晏曰接
登頓入矢石批矢石謂石之如

虎也暗用李廣事不言虎而言入矢政是詩
中用事之妙○險阻也希曰叔孫通

傳漢王方蒙○青山自一川晏曰言險阻既
矢石爭天下

也平川城郭洗憂感趙曰有詩曰下聽子話此
視城郭消人憂

邦令我心悅懌其俗則純朴則一不知有主

客温温諸侯門禮亦如古昔晏曰言施州
為人温恭待客

勅厨倍常羞盃盤頗狼籍殊曰言
雖幽遠

而敬客之意不異於中華也史時雖屬喪亂
滑稽傳履舄交錯盃盤狼籍

有禮得古
人風也

事貴賞匹敵賞一作當相求也推賢者乃得待賢茲周

可稱賞也 晁錯 中宵愜良會裴鄭非遠戚羣

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學事務閑暇乃讀書

也他日辱銀鈎森踈見矛戟施州之書因美

其字體交連勁曲若銀鈎然筆力快利森森

如矛戟也書苑歐陽詢尤工行書森然如武

庫矛戟按集李湖小篆歌 倒屣喜旋歸蔡邕

快劍長戟深相向是也 倒屣而迎王粲 趙曰倒屣不上鞋踵也

地來所歷來一作求 鄭曰畫地而趨 乃聞風土

質又重田疇關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借

借寇君陛下復 北風吹瘴癘羸老思散策日策

謂杖也甫聞 施州之風 渚拂蒹葭塞一作嶠

穿蘿菀之 日蘿菀一名女蘿 故合而言

莫秋切日羣 此身仗兒僕高興潛有激孟冬方

首路日險難 延年詩改服飾徒侶首路 強飯

取崖壁切 衛皇日強 共兩切飯扶晚 歎爾疲駑

駘汗溝血不赤日言非良馬也 修日馬

漢善馬日大宛國 終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日

選詩終然 我有平肩輿前途猶準的忽轉

謝大代無說似翩翩入鳥道道蓋言高險也庶脫蹉

跌厄馬以備行役不若肩輿為穩庶免蹉跌

之厄然此亦託諷朝廷所用非良才是以有傾危之禍也

寄薛三郎中璩瘡癘終冬春峽中一卧病

却束帶鼓拖視清晏當是夫功勤高秋

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塵賢與愚百年之後

誰免危其身與子俱白頭役役常苦辛一役

自非得神仙後

沒沒雖為尚書郎書工部員外郎不及村野人

憶昔村野人蘇曰馬融曰我輩仕塗不及村

其樂難具陳其一作歡藹藹桑麻交

公侯為等倫之公侯其人富桑麻比天未厭

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荊州即江陵也

我亦滯江濱謂夔州也峽中一卧病瘡癘

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盖有因早歲與蘇

鄭源明鄭虔也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為土嗜

酒不失真亦皆嗜酒子今委脩短豈得恨命

社詩 三十一

屯聞子心甚壯

夏指薛璩

璩子

所過信席珍

席珍曰

席上之珍也禮記

上馬不用扶

每扶必怒

嗔

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代手

可蓋

覆當代也漢書功業蓋代

蘇曰李才力老益

神青草洞庭湖

深曰

二湖俱在

巴陵

皆湖名也

鄭曰

注荆州記巴陵南有青草湖與洞庭相連接周回數百里湖之南有青草山因以為名

東浮滄海濟君山可避暑

朱曰

君山在

洞庭

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死於湘江因名湘君故曰君山

于以采蘋也

子豈無扁舟往復江漢津

謂薛郎中適情是景也

我未下瞿塘空念禹功勤

夏

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居疏鑿今公留滯峽中恨禹功雖勤尚不能鑿三峽使江流平

也聽說松門峽吐藥攬衣巾

鄭曰松門峽巴

聞松門峽之好方輿藥遠吐之欲攬衣巾而思去也高秋却束帶鼓柝

視清旻

夏

曰

甫欲深

秋揚

揖下

峽以

見鳳

池日澄碧

夏

曰

謂朝

濟濟多士

新余病不

能起健者勿逡巡

趙

曰

健者

薛璩也

漢書袁

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臣

朱

曰

行化之

大臣謂承

若行化母效甫卧病不起也

奉贈射洪李四丈

傳曰射洪縣屬梓州

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茅齋指草堂當是寶應元年七月徐知道反公避之至梓州九月歸成都迎家居梓州十一月當往射洪有陳拾遺故宅等詩當是其時作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

俗語曰書大傳曰

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
傳曰丈人美李四也烏者人之所共惡李丈既為人所愛其愛亦及乎烏以人好烏亦好也
見其意氣豁達便若平生也北史李延壽序傳聞信謂李曉曰觀君儀兒豈是常倫古人

也 好 人 生 意 氣 豁 不 在 相 逢 早

洪初接李文一

相 知 未 早 南 京 亂 初 定 所 向 色 枯 槁

趙曰南京

必在早
也肅宗至德二年以蜀郡為南京所謂亂初定指言前年劍南東川節度使段子璋反崔
先遠詩
平之
遊 子 無 根 株
甫自謂也
茅 齋 付 秋

草 澹花之草堂

東 征 下 月 峽

有明月峽

挂 席 窮 海 島

席拾海月
謝靈運詩泛舟采石花挂

也 萬 里 須 十 金

產註曰漢書百金中人十家之

金則知為
妻 孥 未 相 保 蒼 忙 風 塵 際 蹭 蹬 騏

麟 老 馬失勢兒 志 士 懷 感 傷 心 骨 已 傾 倒

曰萬里之行必須十金况風塵未息干戈尚
捷於斯時行役殆恐妻子未能相保是以蹭

登失勢而無人憫之者，惟李文志氣之士，獨懷感傷，傾倒心腹，不問相知早晚，此甫所以不在相逢早之句也。

奉酬薛十二文判官見贈忽峽中睡忽

風方一醒，又云老夫自汲澗野水日冷，當是大曆三年秋在東屯作時吐番寇邠靈州京師戒嚴故云。

忽忽峽中睡忽不知其何從來，何悲風方一

醒忽一作秋忽日甫有渴疾，故西來有好鳥

為我下青冥忽從西方集殿前，東方朔曰：此西

王母欲來也，况之以薛羽毛淨白雪，慘澹飛雲。

汀趙日晉道壹道人之言，既蒙主人顧舉翮

唳孤亭趙引臂而不終，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

船趙日劉緄彌勒石像碑云：似揚船游水。

清文動哀玉趙日此言佳士之類，徐陵賦：哀玉

發于見道，發新趙日莊子：屠牛坦刀月若

復能知欲學鴟夷子朱日貨殖傳：范蠡浮江

子註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待勒燕山

碑朱日後漢竇憲擊匈奴，大破之，登燕誰重

斬邳劍朱諸本斬邪劍，一休斷蛇劍，蔡襄弼傳

卿會箋云：斷蛇劍，事非所當用，是斬

邪劍乃用朱雲乞斬張禹事今按斬邪劍亦
 非豈邪字乃邪字之訛邪漢元帝時西域都
 護甘延壽陳湯斬邪支單于於康居當作斬
 邪劍與上句待勒燕山銘下句志在麒麟閣
 意相屬後云龍蛇尚格闔洒血暗郊坰黃鶴
 飛似註是年秋吐蕃入寇皆令集中已定作
 斬邪劍仍借蔡氏為致君君未聽利器此言
 註不復出增註也致君君未聽利器此言
 雲所用之劍而未施有志在麒麟閣
 致君之術業而君未用志在麒麟閣
 麟閣無心雲母屏舉第五後漢鄭弘為太尉時
 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
 屏風分隔其間節曰甫勉薛莫學鴟夷子泛
 湖當如竇憲立功勒銘于燕然山畫象麒麟
 閣無徒若鄭弘為帝寵眷賜以雲母屏隔坐
 而卓氏近新寡豪家朱門扃作門一相如才調

逸銀漢會雙星宋曰司馬相如初遊臨邛臨

新寡善琴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客來洗

粉黛更推髻著布衣操作而前日暮拾流

螢此其用孟光車胤事以美新昏也隱約

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老夫自汲澗野水

日泠泠我歎黑頭白君看銀印青以銀青期

與荔枝青同按漢百官表凡吏秩比二千石

印上皆銀卧病識山鬼為農知地形章有山

鬼相高下視肥磽辨誰矜坐錦帳官志郎官

五種君子不如老農

吐 卷 七

帳給錦 苦厭食魚腥 夢 重魚故也 楚人 東南兩岸圻

峽江日謂 橫水注滄溟碧色忽惆悵風雷搜百

靈 朱 朝百靈註 山中 空中石白虎赤節引娉婷 希

善 本石作右赤節猶絳節 夢 自云帝里女 朱

本 作帝季女文選 嘒雨鳳凰翎 朱 日弄玉帝

我 天帝之季女 襄王薄行跡莫學冷如丁

酒 成雨故云嘒雨 襄王薄行跡莫學冷如丁

也 去家 一千年始一歸也 威 千秋一拭淚夢

覺有微馨 批 偶叙峽中忽及神女况前卓意

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熒 廣 射石

虎沒羽揚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為開 文人但

安坐休辨渭與涇 涇 清濁也 龍蛇尚格鬪 夢

未息也 洒血暗郊坰 夢 日言殺 吾聞聰

明主治國用輕刑 德 日尚 銷兵鑄農器 夢 日謹

偃 武家語顏回曰願得明王聖主而補 今古

歲方寧文王日儉德俊又始盈庭 深 日詩濟

王以寧言為 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萍 家 日語

楚昭王渡江得一物大如斗色赤以問孔子

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之 師 日至誠則

金石為開甫言薛能以至誠相感動能移此

以感人主使之輕刑消兵務從節儉搜索賢

後如是則天下不期治而自洽薛於此可以
授取榮華於年少之日豈但如甫客寓荆楚
而食萍實也哉

貽華陽柳少府鄭曰華胡化切鶴曰華

古信州又云南方六七月出入異

繫馬喬木間趙曰劉琨詩下問人野寺門柳少

甫寓居于野寺故云柳侯披衣笑蘇曰符堅見張

甫尋訪之故云見我顏色温並坐石堂下一作

然握手絕倒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虞弼曰火雲

露所洗凌晨絕壁上朝暾鄭曰暾他昆切日

東方其容自非曉相訪觸熱

生病根宋曰觸冒也趙曰晉程曉詩南方六

七月出入異中原虞弼曰中原乃中國之地

也老少多暍死趙曰熱病謂之暍武王下車

帝徙河南人實河北老少汗喻水漿翻趙曰

鐘毓見魏文毓面有汗帝問曰何俊才得之

子筋力不辭煩趙曰俊才得柳少府所以指

揮當世事趙曰指揮字語及戎馬存涕淚濺

我裳悲氣排帝閣宋曰思賢賦叫帝閣使關

庶兮觀天皇于瓊宮

東將出兮東方註日始出自非曉相訪觸熱

柳生負義氣上之志言及國家未寧慷慨鬱陶

抱長策也有良策而不見用故鬱陶良策義仗

知者論師曰觀柳生之義槩可與知吾衰卧

江漢但愧識璵璠璵璠良玉也甫卧病江漢之間所

鍾大知柳生為美士無力以薦揚耳魏文與文

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自謂文章一小技甫蓋

尊已也本涉用意而今為名言由不能文章

者自說有道借甫尊已亦不可不辨也○趙

託子孫趙曰趙子者商也言柳少府起發余

孫可託俱客古信州鶴曰夔在梁為信州唐

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夔謂

所居僻車馬少時危挹佳士夔謂曰佳士况

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趙曰古

趙舞趙女出李斯傳趙女立於側秦人盆者

又如李斯所謂擊斃而叩在者真秦聲也盆

則甕缶之變稱耳夔曰蘭相如傳趙王與

秦王會相如曰切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

瓶子壯顧我傷我驩兼淚痕傷甫衰老而甫

乃悲喜餘生如過鳥故里今空村趙曰張景

相半也餘生如過鳥故里今空村趙曰張景

鳥過目師曰餘生殘年也過鳥言其疾甫傷

故鄉經日師曰餘生殘年也過鳥言其疾甫傷

一歸也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鶴曰舊本此詩為成都作是以成

華為成都華陽兩縣詩云長安苦寒誰獨愁又言南山之豆東門之瓜皆長安京兆事當是天寶間在長安作今以鄉里兒童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之句意是十年召試後送隸有司參選時作疑是咸陽華源二縣咸設作成也

赤縣官曹擁材傑

趙曰京邑屬縣有赤有畿其浩穰者為赤

州赤縣乃神仙之所居以美諸子有神仙標格者也軟裘快馬當冰雪

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

陸曰杜陵野老

公自稱也杜陵乃公所居之地前漢地理志杜陵屬長安古杜伯國宣帝葬此因曰杜陵

趙曰骨折字後漢李固傳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南山豆苗早荒穢

宋曰揚惲傳惲既失為位家居治產酒後耳熟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陶潛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青門瓜地新凍裂

陸曰見往者東門瓜註

南山即志所謂引南山水入京城又謂尹黎幹自南山開漕渠抵景風延喜門入苑以漕炭薪青門即城東門三輔黃圖曰長鄉里兒安成東第一門曰青門或曰霸城門

童項領成宋曰節南山詩四牡項領朝廷故

舊禮數絕趙曰平生禮數絕云自然棄擲與時異

况乃踈頑臨事拙項不遜於甫蓋視朝廷強

數之踈遂改節棄擲不同往時相嚮慕也

曰張杞居渭上景帝兩徵不起客勤其任杞

曰水邊林下甘盡餘喘况踈懶臨事鄙拙焉

能碌碌為仕宦乎後客又勉之聞語即掩耳

遠走世節饑卧動即向一句

彌廣十餘句

高其節

君不見空

裘何啻聯百結

衣百結之衣

君不見空

墻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

而遭刑哭於空

山淚盡繼之以血今語挨傍

此耳

贈鄭十八賁

賁乃鄭十七之弟公有答鄭十七郎一

絕其間有把文驚小陸即其人也梁權

道編在大曆元年夔州詩內以鄭

温温士君子令我懷抱盡人

潤君子之意使我得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

展盡底蘊無有遺恨

近

入芝蘭

遭亂意不歸窺身跡非隱

人皆意其不歸故鄉殊不知窺身以避寇豈

實為素隱耶晉孫綽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

濤更非吏細人尚姑息

子色愈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哂

切笑也謂小大唯以姑息小惠相濡潤侮慢

杜詩十九

四十二

而敬之足見其高黃官雖卑不早飛欲何待黃官雖卑不

辭低飛蓋待也捷徑應未忍直尋也張

衡應問曰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歎有盧藏用傳士大夫指嵩山

終南為仕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書序云希

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羈離交屈宋

牢落值顏閑遇鄭賁亦足以慰牢落之際得接

淵原宋玉言其有文章者也水陸迷畏途

畏一作長藥餌駐脩軫言以丹

藥延年也江道賦故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

趙曰青史者殺青竹簡之史也江文通步趾

詠唐虞居有虞因以為號追隨飯葵堇堇

堇葵堇謂蔬食也雖居蔬食之貧而乃行歌堇

水中芹菜齧苦堇數盃資好事異

味煩縣尹好事縣尹相餽餉也心雖在朝謁

力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表容肯為敏揚雄

傳歷金門註金馬門也排字本樊噲傳所謂

不合心願况衰老欲排金馬門尤非本意

贈衛八處士白高適衛史拾遺公與李

年最少號小友天寶九載自東都復歸長安作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復補曰人生會少離多動如參商二

星東西今夕復何夕復補曰詩今夕何夕共此燈燭光

一作共宿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漢武帝曰此燈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

風辭少壯幾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魏文曰時少壯幾何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

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昔日遊處謂百年

已分可長共相保何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

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

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

糞壤可復道哉修補可曰孟子不得於君則熱

中註云心熱恐懼也補註胡曰此乃莊子內熱之

義蓋煎熱之謂也補註胡曰嘗於內閣見子

美親書贈衛八處士詩字甚恠焉知二十載

偉驚呼熱中腸作嗚呼熱中腸宣詩昔別君未婚兒

重上君子堂趙曰三仲子堂昔別君未婚兒

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復補曰父執者父之

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何

詩可以挹酒漿郭曰郭育見夜雨剪春韭蘇

戴逵使羅酒漿兒女進果蘇曰蘇夜雨剪春韭蘇

郭林宗見友人夜冒雨剪韭作炊飯今洛納

人皆效之夏補曰迷於春時最嫩乃新物也

周顯隱鍾山王儉謂曰山中食新炊間黃

何者最盛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蘇曰蘇

梁穀米俱麤於白梁食之比他穀最益毛長

主稱會面難金壽古詩會面安可知一舉累

壽古詩會面安可知一舉累

壽古詩會面安可知一舉累

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詩曰舉觴詠露

斯飲數十觴孔文舉百觴亦不醉李牧曰吳將軍

之意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此語為暢

贈蘇後鶴曰詩云大巴蜀倦剽劫幽薊已

崔旰之徒為亂是時河北盡平故也蘇

後自蜀赴湖南公有別蘇後赴湖南幕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轉蓬言如蓬之隨

風無所定止也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戎馬日衰

息乘輿安九重天子之門九重乘輿天下

漸平也道曰以車駕嘗因吐蕃陷京師而幸

我馬衰息非謂復京師之後無歲無吐蕃

刺之禍至求泰元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

吐谷渾党項奴刺數十萬眾俱入寇京城震

恐十月郭子儀與回紇再定約吐蕃引兵夜

遁京師解嚴自是戎馬始少息此詩作於大

曆元年有才有棲棲將老委所窮趙曰公每

不以言才為嫌微生啟云止何為是棲棲者

歟通委棲無所定處窮為郎未為賤其柰疾病攻

為早賤其柰病肺何子何面黧黑黧音黎

黑而黃也子指蘇後也李斯傳焉得豁心胃

巴蜀倦剽劫下愚成土風

夏通曰言崔旰之亂相習以成風俗

而民力

幽薊已削平

宋曰祿山所節鎮處也

荒徼尚寧

弓

削平而猶有盜賊也

斯人脫身來豈非吾

道東

宋曰後漢鄭玄學於馬融辭歸融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宋通曰斯人

指後也時脫身而來

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

空

其貧也

肉食哂菜色少壯欺老翁

呂安曰

謂愁康曰我輩稍有菜色反為肉食輩所哂徒知其外而不知內也周澤謂諸齋郎曰若輩未到此田地諸人皆慚悚無一語對

甫有舊契偶失武意幾為所殺况乃主客間

甫或曰甫託言以諷嚴武武與

古來偏側同

故也按集又有偏側行篇武之君

今下荆楊獨帆如飛鴻二州豪俠場人馬皆

自雄

氣輕薄自言荆楚豪俠尚

一請甘飢寒再

請甘養蒙

宋曰養蒙欲其晦迹以自全也

君不見簡蘇侯

幕公既蘇侯嘗入湖南之

送蘇後兵曹適桂州詩云早作諸侯客則後在大曆初摧頽為甚故此詩以折

桐喻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

意慷慨

百年死樹中琴瑟

句章州門外忽生一

壯詩十九

四十六

株桐上。有歌謠之聲。平惡而斫。其後桐自遷。立於故根上。又聞歌聲。曰：死樹今更青。吳平尋當歸桐材。所以為琴瑟。今言死樹猶可為之。譬士終有用也。虞翻曰：中竹仲反。庾信擬連珠龍門死樹之曲。一斛舊水。截蛟龍。宋曰：荀子尚抱成池之曲。蛟龍生焉。虞翻曰：以譬士當守所養也。昔有人於廢池中。得一魚。為鮓。味極美。以遺張華。華曰：龍肉以苦酒漬之。即成琥珀。丈夫蓋棺事始定。宋曰：古事乃已。言死而後已也。蘇曰：劉毅曰：丈夫兒蹤跡不可尋。常便混羣小。中蓋棺事方定矣。君今幸未成老翁。趙曰：魏文帝與吳質書云：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何恨憔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魍魎。燕狂風。杜語：雖少頃挫激。越三四往返。不嫌亂。蘇曰：鮑休清溪賦：霹靂破。

石狂風驚林。虞翻曰：勉之之辭也。

贈李白

鶴曰：詩云：李侯金閨彥。亦有梁功第。後遊齊趙時作。蘇曰：時李白將為梁宋之遊。故甫作此篇贈之。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

蘇輔曰：東都洛陽也。前漢地理志：周

人之失巧。偽趨利。曰：野人對羶腥。

蘇曰：野人耳。周

興賦：序僕野人也。杜亦自謂為郊野人耳。周禮註：犬腥。羊羶。曰：謂兵戈之後。東都苦

民肝膽塗地。風疏食常不飽。趙曰：此意似雖揚羶腥之氣也。

而其食猶未厭。乎藜藿。所以對之。而增媿。則甫之貧困無資可見矣。趙曰：論語：蔬食菜羹。

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

青一作菁。蘇曰：學林新編云：陸隱

居登真訣有乾石菁精飢飯飢音迅謂餐也
其法即南燭草木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
驚珠食之可以延年却老此子美所謂青精
飯也寶鑑曰青精乃神仙之所服食有黃精
有青精色黃者為黃精色青者為青精既又
能益人顏色長年却老也登真隱訣神仙王
君青飢飯方云此飯用白米一斛五斗得稻
有青衣者佳如豫章西山青米吳越青龍稻
米是也青米理虛而受氣故常用之取南燭
草木葉五斤煮汁漬米炊即洒之令飯作紺
青色服二合真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一
胃補髓殺三虫野人所喜者蔬食第對羶腥故思青
精飯耳使有大藥資隱山林絕人跡豈願見
此機巧者乎舊解屑屑難合此其至淺者○
補曰四句通義離為兩端則語意不相接蓋
詩人不以文害辭以青精飯可謂之大藥矣
真詰云霍山有道者鄧伯元受青精石飯之

法內見五藏色如嬰孺豈不謂之大藥乎法
曰北山移文曰乍低枝而掃跡甫既客居
東都無大藥之資將隱于山林求青精食之
亦可駐顏色素何山林人迹如掃謂兵火
蓋歎東都無人煙故也李侯金閨彦寶鑑曰李
金閨金馬門也彦美士也漢時凡待詔必於
金馬門白嘗供奉翰林故云金閨彦江文通
別賦金閨脫身事幽討補曰李白宜通籍金
之諸彦脫身事幽討閨以不得志遂浮遊
四方此為事幽討也補曰幽討謂窮討幽趣
也寶鑑曰或謂白就從祖陳留採訪使彦允
請北海高天師亦有梁宋遊補曰白時得還
授梁宋也後在梁亦與公同遊故遣懷詩云
昔我遊關中得梁孝王都憶與高李輩論交
入酒壚補曰梁謂汴州今之方期拾瑤草
東京宋謂宋州今之南京也

東方朔與友人書曰不可使塵網名韉拘鎖
怡然長嘯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
月光華共輕舉爾補曰瑤草事雖出於山海
經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化為瑤草服之者媚
於人而瑤草字江淹登廬山詩瑤草正翕艷
別賦云惜瑤草之徒芳蓋以仙境之物美言
之耳今子美正承江淹而用之也補曰時
由擺脫翰林之職將以窮討幽趣故為梁宋
之遊拾瑤草以服食蓋白之為人放蕩不樂
仕宦有意於神仙後以入水捉月或者以為
也尸解

戲贈鄭廣文

度

兼呈蘇司業

源明按唐史蘇

源明以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時濟
陽太守李陵請增領二縣詔河南採訪
使與五太守議不能決卒廢濟陽志云
天寶十三載廢召源明為國子司業祿

山陷京師源明不受偽署肅宗復兩京
擢考功郎則為司業在祿山未亂之前
今詩題云蘇司業當是十四載作師註
謂度受偽署竄歸免官時時纒明給餉
非之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

虞翻曰劉越石扶

歇鞍高醉即騎馬歸補曰山簡傳日暮倒載
立巔補醉即騎馬歸補曰山簡傳日暮倒載

騎馬倒著補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

無羶補引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三十年坐客

寒無羶則知公之作真詩史矣補曰吳隱之
之為度支尚書以竹蓬為屏風坐無羶席補賴

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補與一作乞補曰度始

酒不治事，數為官長所請，怡然不以為意。祿山反，陷于賊，受祿山偽署，後竄歸，坐免官。故至貧，窶惟蘇源明重其才，時時給餉之。公詩云：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蓋謂此也。

戲贈二友

鶴曰：詩云：元年建巳月，其年公在成都是月，玄宗升遐，焦

校書王司直當是居於成都，公故與之友善，詩作於其年。

元年建巳月

深曰：肅宗上元二年九月，詔去年號稱元，以十二月為歲首。

月以斗所建辰為名。師曰：年號自漢武帝方有之。肅宗欲法上古之制也。公詩特著元年。

建巳月者，蓋記錄於此。郎有焦校書。

鶴曰：焦

是焦遂與李白號為酒八仙者。唐史拾遺云：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酬結如注射。今

詩云：自誇足膂力。師曰：得東擒胡，豈醉後語耶？欲自誇足膂力。師曰：膂，腹

之間能騎生馬駒。師曰：生馬謂一朝被馬踏

唇裂板齒無。師曰：板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

胡。趙曰：公使魏武帝樂府云：老驥伏櫪，志在

諧戲亦為好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鶴曰：即公作短歌

短歌行云：青眼高歌望吾子，則與之友厚有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墨。

素王嘗得西諸侯舟經錦水，乃有此作。歟駑駘漫

染泥，何不避雨色。師曰：觀此詩有何不避雨

云勸君休嘆，未必不為福。趙曰：淮南子云

胡人皆弔之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
駿馬而歸人皆賀之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
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體人又弔之曰何知非
福居一年胡人入丁壯戰死者十九其子
獨以跛故父
子得獲相保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十九



